二程語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程語錄

(一)

朱熹編輯

本館據正誼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然而有明晦絕續者。非道之有晦與絕也。語道者身未嘗有之。而知不足以見。徒以縣想妄意而然。此如生而眇者不識日。而强言日。其無當於日也審矣。乃行天者則不因之而有加損。故曰道未嘗有晦與絕。古今道統。歸於尼山。論語學庸之書。具載夫子語。然皆非夫子自筆之。其門人相與記其所聞。以傳於世。其後得其傳者。獨有孟氏七篇。孟氏旣沒。漢唐諸儒。爭著書言道。而道始不明於天下。尋以微滅。至宋二程子出。然後復舉千數百年來不傳之蘊而昭揭之。蓋至於今不泯。季通有言。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朱子深取其言。然則二程之書。卽伏羲堯舜文王孔孟之道。伏羲堯舜文王孔孟之道。一發於二程之書。若文集若易傳若經說。皆先生自筆之。若語錄。則其門人端伯、與叔、定夫之徒所記。而朱子編輯之者也。朱子之言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揚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皆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爲得聖人之心。又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可謂發是書之奧。約而盡矣。今篇目次第。悉依朱子。而稍加刪訂。凡遺書十五卷。外書二卷。附錄一卷云。康熙四十八年己

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葉序

古之聖賢。其爲學也。蓋與世共焉者也。故其道有可以淑身而不可以及物。聖人不貴焉。其立言持論。有出於一時之意見。而其流且滋弊。聖人不言焉。凡聖人之所貴而言者。皆爲之於已而可公之於人。愚人聞之而不驚。賢智聞之而不敢鄙夷。以爲如是而後可以無弊而長存也。古今聖者無過於夫子。夫子之聖。大較具於論語二十篇。其言皆不外日用彝倫心身感應之際。夫子固謂如是足以教天下萬世之爲學者矣。而猶恐世之不信也。故自揭其指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云者。明其所學所達。同條而共貫也。曾子知之而發以忠恕。子貢不知。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疑性道之不得聞。此子貢之學、所以不及曾子也。而世乃以爲子貢既聞而有是言。是猶存乎淺深之見矣。夫子之道至孟子而絕。非道絕也。自孟子後。嫻然以學術自任者。其言皆放僻支離。失洙泗之典刑。蓋道未絕而學絕矣。夫周程張朱者。續孔孟之學者也。周子之言曰。誠曰無欲。曰中正仁義。張子曰禮。朱子曰居敬窮理。而朱子之居敬窮理。實本於程子。吾觀程子之言。如定性書、好學論、本天、本心、諸說。皆至爲深粹。其揭敬之一字。則秦漢以來。無人談及。尤爲得千聖傳心之要訣。而格物之爲窮理。該精麤、兼本末、固亦與下學上達之義、有相證者。夫自孔孟而後。儒者之學。爲之於已。而可公之於人。立言持論。可以無弊而長存。

信未有及程子者也。終宋世學者尊程子無二說。惟金谿陸氏見有不合而近世之爲陸氏學者遂以居敬爲拘格物爲支離而別爲瀟灑簡捷之方。世靡然趨之蓋至今日而不勝其流弊。有志之士始復厭之思由朱子而溯程子矣。朱子遺書頃已盡梓考功徐君復梓周程張氏於署中而程氏書最多有遺書有外書有文集有經解共若干卷。徐君請余敍。余惟世之學者雖千蹊萬徑大概不出於虛實兩端。實之極則將有繩束拘攣之苦而其勢且出於虛。虛之極則將有恣睢決裂之病而其勢復返於實。厭行地者思憑虛御風而不得則又思行地。物必有趨而情必有至。漢人以訓詁爲學字櫛句比辨析萬端經學實而晉人欲矯之以虛故清談盛也。宋人以窮理爲學尺尺寸寸跬步不失道學實而明人欲矯之以虛故異論熾也。宋之實遠過於漢而明之虛亦或甚於晉何也。晉人不敢伸莊老於孔孟之上而明人乃欲抑洙泗於竺乾之下也。要以下學上達忠恕一貫斯文功令與天無極。其孰能絀諸。不居敬而欲進德不窮理而欲盡性至命猶之不行地而御風難以至矣。救今日之虛以還孔門之實烏能廢程子哉。世之論程子者多右伯子而左叔子。夫伯子似顏而叔子似孟。今言學者必曰孔孟而道南一脈實出自叔子是亦未易以優劣論者。善學者惟取二先生之書讀之各就其資稟之所近而體驗焉皆可以有得矣。此徐君惓惓共學意也。客有告徐君者曰是書世所厭觀刻之無益。徐君不應。於乎若徐君者其誠篤於道者也。明南京吏部右侍郎後學葉向高謹序。

朱子編輯遺書目錄題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竄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蕙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將所鈔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

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朱子編輯外書目錄題後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麤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朱子編輯附錄題後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繫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

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程語錄目錄

卷之一……一

遺書二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卷之二……一一

遺書二先生語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卷之三……三九

遺書二先生語

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卷之四……四九

遺書二先生語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卷之五……五七
遺書二先生語
游定夫錄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卷之六……六三
遺書二先生語
此一卷・朱子原分爲三卷・云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又云・閒有疑誤不可曉處・今略爲刪訂・合而一之・又下二卷・兼說論孟・已與經說伊傳另行別錄・故凡此類・概不載集中・
卷之七……七九
遺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於此・
卷之八……八五
遺書二先生語
師訓劉質夫錄劉絢・字質夫・綏氏人・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劉質夫錄元豐五年壬戌・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劉質夫錄元豐六年癸亥・

亥九月過汝所聞劉質夫錄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卷之九……九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尙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卷之十……一二三
遺書伊川先生語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卷之十一……一三一
遺書伊川先生語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卷之十二……一八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周伯忱本周孚先。字伯忱。毘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卷之十三……二〇五
遺書伊川先生語
師說門人張思叔錄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附師說後胡文定公家本・除複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卷之十四……二一三
遺書伊川先生語
伊川雜錄唐棣・字彥思・毘陵人・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閒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卷之十五……二二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鮑汝霖錄鮑若雨・字汝霖・一字商霖・永嘉人・
鄒德久本鄒柄道鄉公之子・毘陵人・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暢潛道錄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閒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杲暢叔所傳・識者疑其閒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朱子所編輯者也分注多依朱子所定朱子原分爲二十五篇今略加刪訂或合數卷爲一卷作十五卷
卷之十六……二四七
外書
朱公掞錄拾遺朱公庭・字公掞・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爲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鈔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陳氏本拾遺陳淵・字幾叟・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程氏學拾遺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錄・
羅氏本拾遺羅從彥・字仲素・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於此・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察院家本・
春秋錄拾遺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爲此篇・
大全集拾遺建陽印本・
時氏本拾遺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卷之十七……二六七

外書

傳聞雜記王氏塵史・呂氏家塾記・發明義理・酬酢萬變・范公日記・朱公手帖・邵氏見聞錄・上蔡語錄・龜山語錄・庭聞稿錄・侯子雅言・涪陵記善・和靖語錄・震澤語錄・晁景迂集・晁氏客語・呂氏童蒙訓・雜志・汪端明記・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朱子所編輯也分注亦多依朱子所定朱子原分爲十二篇今略加刪訂合爲二卷

卷之十八……二九三

附錄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敍述劉立之・朱光庭・范祖禹・

書行狀後游酢・

哀祠呂大臨・

伊川先生年譜朱子輯・

祭文張繹・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朱子所編輯以附於遺書之後者也中有明道先生行狀一篇墓表一篇門人朋友敍述序一篇皆伊川先生所作今已刻入二程文集中故將此數篇附刻於此使學者得覩其詳

焉。惟邢恕原是自絕於程門之人。故特去其一篇。

二程語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遺書二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

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爾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

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麤。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靈。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顏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游方之內。游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卻尙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幷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卽是無墓祭之文也。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而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顥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

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卻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顧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

卻已先不好了也。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澂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惟恕上合著心。

拾遺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二程語錄卷之二

遺書二先生語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心一作體。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洩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卻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列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眞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眞知決不爲矣。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秏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　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顯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斯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

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議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纂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

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明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正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餒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明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

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埽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功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寮見聞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

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會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胷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縣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他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尙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汙隆。淸談盛而晉室衰。然淸談爲害。卻只是閒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一字。）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槪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別錄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嫺胡爾。他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卻要週徧。謂既得本則不患不週徧。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詰之。理雖有屈。時又卻亂說。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

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盡絕爲得天眞。是所謂喪天眞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卻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贅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週徧。

有問若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卻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尙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卻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

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諸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幷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因。桑歲不稔。昨來餓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閼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

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則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卻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

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枯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卻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卻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卻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

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靑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少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尙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尙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卻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愼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事（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

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己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沈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琰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尙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阱。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閒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

之理。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其閒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去聲。）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其故來此。卻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

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一作又。）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卻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

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所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卻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與便有一與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於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賸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

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得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卻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眞匹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眞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道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尙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正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綵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難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卻留下害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曰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綦。）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己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疏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愼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

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粹。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卻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卻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二程語錄卷之三

遺書二先生語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

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一本通下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一本作呂氏歲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今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尙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他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縣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

（賢用心自觀。即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卻未可知。他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他藏府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他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於人爲人問。爾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卻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胷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

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册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一作有。）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恤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時。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

其氣不齊。又安可計。嘗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醧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椁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卻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卻極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眞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

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功也。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酷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

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卻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二程語錄卷之四

遺書二先生語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

切脈最可體仁。鄭毅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閒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驪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溼。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毅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泰山爲高矣。然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卻辨不得。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爾管得我。有甚我管得爾。教人致卻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强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拆可驗吉凶。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盡也。若已盡。雖管仲可奈

何。未有心蠹尙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强勉。至於貌則不可强。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卻則得。若要眞得(一作識)。須是體合。

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像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具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箸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侖。）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如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二程語錄卷之五

遺書二先生語

游定夫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晬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

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侍講。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閒。孔子蓋不與也。所爲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衞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衞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强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事事離不得一敬字。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知。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閒。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陰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二程語錄卷之六

遺書二先生語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啐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閒。有少私意。卽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閒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大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學原於思。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一無自然字。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一本聖人修己以下。別爲一章。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大圭黃鐘。全沖和氣。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一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爲一章。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處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漸至成德。方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陰。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衞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他是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豫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深淺。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卻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縣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汎濫乃始

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者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卻有至憂。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

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閒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卽有民・有民卽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卻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何如。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翫心神明。上下同流。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